

昆明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一)

出版说明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是人民政协的主要工作之一。文史资料由当代人或见证人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可以补书刊文献之不足，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承前启后，为实现国家四化建设服务，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会决定成立文史资料研究机构，对文史资料进行征集、整理、编辑、出版《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的工作。

文史资料的征集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教、卫生、科技、民族、华侨、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征集时限自戊戌运动起（这其中有许多是未经发表的遗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后截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

昆明为祖国西南边陲重镇，是云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清末以来，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云南人民抗法、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昆明辛亥重九起义，护国运动，解放前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与武装斗争，昆明的民主运动和云南和平起义等，都与全国息息相关，需要把它纪录下来。为免人事代谢，资料湮灭。我们恳切希望经历过各项历史事件的老人、革命老同志和中青年当事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爱国人士，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秉笔直书，为我们撰写史料，以便整理出版，俾补现代史料之不足。

我们编印文史资料选辑，尚属初创，缺乏经验，加之编者限于水平，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多提意见和补充订正。

政协昆明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Yt 214/01

目 录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廿一周周年纪念·····	唐继虞遗稿(1)
云南起义之经过·····	黄毓成遗稿(5)
天民回顾录·····	吕志伊遗稿(9)
杜韩甫事略·····	吕志伊遗稿(12)
吕志伊事略·····	南强杂志社(16)
编者按·····	政协昆明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
朱德轶事·····	马伯周(21)
辛亥革命, 赵复祥光复临安、蒙自之经过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马伯周(45)
赵又新将军传略·····	张廷勋(52)
云南辛亥光复及护国起义琐见侧闻·····	赵竹青(63)
叶荃生平述闻·····	马伯周(69)
蔡松坡(锷)将军轶事三则·····	何开明辑录(109)
杨杰将军二三事·····	宋文熙(112)
我所知道的杨杰将军·····	王凯亭(立民)(120)
我参加西安事变的回顾·····	张治邦(雨辰)(124)
抗战初期 新闻采访拾遗·····	陈廉雅(133)
闻一多先生遇难真相·····	王之翰(147)
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侧记·····	马崇兴(156)
国民党在昆明地区导演国大代表	
立法监察委员选举纪实·····	刘镇宇(166)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青干班始末记·····	陈开国 (175)
国民党贵州集中营概略·····	滕云栋 (214)
我参加东北反人民战争的回忆·····	许义清 (222)
云南起义回忆卢汉将军·····	严中英 (239)
云南空军起义概述·····	张有谷 (258)
记云南杰出的科学家陈一得·····	李济五 (267)
欧美苹果输入云南的历史及棉蚜防治·····	杨辉远 (281)
聂耳在上海创作和学习的片断回忆·····	王浩兰 <u>王旦东</u> (286)
回忆聂耳在北平生活片断·····	王浩兰 (289)
云南国学专修馆概略·····	李东平 (292)
陈荣昌先生与云南国学专修馆·····	曹钟瑜 (297)
护国将领蔡锷、李烈钧、唐继尧遗诗	
滇川途次·····	蔡 锷 (306)
云南起义廿一周年感怀二首·····	李烈钧 (306)
庚戌正月由家赴省途中偶成·····	唐继尧 (307)
壬子冬由黔督滇途中偶成二律 (其一) ·····	唐继尧 (307)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一周年纪念

唐继虞遗稿

袁世凯以枭雄之姿，挟全国之力，阴蓄异志，早有所闻，及至民国四年(1915)筹安会发生，真象毕露，当时革命同志已被袁氏摧残殆尽，所余可与袁氏再行周旋者，惟云南一隅而已。故云南为民国争生存，为国民争人格，虽以边瘠力弱之区，亦不能不孤注一掷起而奋斗，以为全民倡，此种壮烈牺牲之精神，固可与天地同永久也。唐公袁庚既决心护国，则于军事筹备，自属重要，其荦荦大端，如关于军队之检视整理改编扩充，并军用品之清理准备购办补充，以及饷款之筹集，军心之振作，无不劳心焦思，日夜谋划。斯时袁氏明使暗探遍布省城，故内虽积亟筹备，外仍表示镇静，以免事前泄露机密，及至十一月袁氏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伪造民意，选举劝进，事机更为急迫，唐公乃召集重要僚属秘密会议，到会者有继虞与黄圭章、罗谔轩、邓泰中、杨葵等人，当即议定云南首义时机如下：

- 一、黔、桂、川有一省可以响应时；
 - 二、中部各省有一省可以响应时；
 - 三、海外华侨同志有款械接济时；
 - 四、上列三项但有一项即可发动，设不可得，如时机紧迫，虽孤注一掷，亦当宣布独立，拥护共和。
- 会议定后，并派员赴各方联络，当派吕天民赴南洋，刘晓

嵐赴江苏，赵直斋、吴肇天赴广西，李仲初赴四川，杨秀灵赴湖南，均以联络各方推倒帝制拥护民国为宗旨，联络之使出，袁氏大典筹备处成立之消息已至，唐公复召集各级军官谆谆训示，勉以大义，迅速筹备，待命出师，并计划以重兵先行密移边境，冀于发动后能以迅速之时间占领四川重庆、叙府、泸州等重要之地，使全国震动，袁氏胆寒，则大事易为矣。至十一月中旬，适闻李协和先生自海外归抵香港，唐公欣慰无似，遂命继虞亲赴香港密约至滇，共图大计，盖唐公与协公原系知交，公私关系均极密切，兹将大举，正宜约之来滇，共谋救国。

继虞奉命后，随即首途赴港，行至越南，鉴于时机迫切，不可再缓，乃急电香港促协和先生至越面商，迭次电达，均无消息，继虞不得已乃登舟赴港，船将开行，闻协和先生已到，继虞复回行馆，相约晤谈，当将唐公大计及欢迎本意，详为说明，协和先生慨然应允。因即同行回滇，及抵河口接唐公急电云：“据日本领事消息，蔡松坡京寓被检，已潜行赴日，除由滇电各方探查踪迹促速来滇外，希弟立即折回香港、上海等处探寻，密约来滇，至协和已另派邓泰中来接，并望转告”等语。次日邓泰中已到，乃请协和先生改装同邓泰中密行赴省，继虞即前往香港、上海等处，方将启行，适闻松坡先生已到越南，当即往晤，约之入滇，次日起行，斯时袁氏已有所闻，曾密电唐公立置于法，事后报闻，并电其帝制党羽蒙自道尹周沆阿迷知事张一鹏，沿途谋害，唐公乃急电继虞与驻蒙自师长刘祖武，沿途注意，及抵阿迷，周沆、张一鹏率领亲信，暗中布置，欲有所为。幸继虞所带军队警戒周到，卒不得逞，事泄，周潜逃，张一鹏被捕，随即正法。

继虞与松坡先生至十二月十九日抵省，松坡先生与唐公晤

谈，彼此意旨不约而同。时各省同志先后到省，遂于二十一日召集重要人员开会，到会者有蔡松坡、李协和、任志清、熊锦帆、戴循若、王伯群、方韵松、但懋辛、黄斐章、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赵又新、顾品珍、殷承瓚、由云龙、刘云峰、李曰垓、孙永安、籍忠寅、李雁宾、杨蔡、龚振鹏、庾恩赐诸君及继虞，与各高级军政长官二十余人，唐公曰：“袁氏盗国已成事实，洪宪元年为期不远，我辈护国义无反顾，成败利钝，生死以之，所幸各方同志相偕归来，志同道合，欣幸无状，尚望努力同心，始终贯彻，为国民争生存，为国民争人格，所有举义之步骤，及军事之组织，应各抒所见，详为讨论。”当经到会人员发抒伟论，痛快淋漓，随即议定举义步骤：第一步由唐公电劝袁氏请其取消帝制，第二步如无完满答覆，再由唐公领衔通电全国出师讨袁，至军事组织，则组织都督府，统筹一切，推唐公任都督，编定护国各军，第一军由松坡先生统率出川，第二军由协和先生统率经桂赴粤，第三军由唐公兼领，先以一部经黔赴湘，另编挺进军由黄斐章统率开赴前方，此为军事组织之概况，至于后方治安由师长张子贞、刘祖武及继虞以混成旅司令兼全省警务处长担任维持，至于对外筹商，则派李伯英为驻沪代表，与各方商洽，一切布置既定，次日夜十点钟，唐公复召集外来同志诸人并本省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开第五次会议于将军行署，到者为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瓚、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统、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戴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坝、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聪、秦光第、李修家、李朝阳、董鸿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赐等，齐聚军署大礼堂，举行庄严隆重之宣誓典礼，并歃血

为盟，首由唐公书名宣誓，刺指歃血，血入酒樽，并染誓词，其余各人依次举行，然后共饮血酒，焚化誓词，词曰：

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

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

凡我同志，坚持定力。有逾此盟，神明必殛。

宣誓既毕，全体欢呼，极为壮烈，唐公乃于廿三日致电袁氏，劝其取消帝制，惩办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逾期不覆，遂于廿五日通电全国，宣布讨袁，拥护共和，并传檄中外，咸使闻知。讨袁之电甫发，我军进入川境之报告亦至，数日之间，占领叙府等处，全国为之震动，其余各军均照计划分道出师，而护国讨袁之壮举从此开幕矣。

以上所述，均为举义以前经过之事实，为各方所未深悉者，故摘要叙述，至于发动以后，关于将士之用命，军事之进展，人民之奋助，同志之响应，以及黔、桂、川、湘、浙、粤等省之独立，共组军务院，公推唐公为抚军长，逮袁氏自毙，共戴黎公继任大总统，国会全体通过，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云南拥护共和纪念日，皆发动以后之事，今以限于篇页，且史册多有专载，恕不再详。兹将劝告袁氏取消帝制电及讨伐通电、讨伐檄文并录于后，以供众览。（电文檄文均从略）

云南起义之经过

黄毓成遗稿

凡一件大事的成功，决不是简单的，与偶然的，等到事后追溯，议论纷纭，那就愈离真象愈远。云南起义护国，在民国近代史中，也算有光荣之一页，我是此中备员之一，见闻或较其他可靠，今日得与诸君聚会一堂，使陈述当日始末经过的片段，怎敢不具实披陈。

云南是边远贫瘠的省份，前清是需川、鄂协饷补助的，反正以来，接连出兵援川、援黔、不惟协饷来源断绝，还要大量的军费支出，当袁氏称帝的时候，云南军队不过两师，巡防队若干，当局已经难于供给，况且袁氏既毁弃约法，同志辈都遭他捕杀与驱逐，全国中已遍布他的爪牙与心腹，气焰正在咄咄逼人，以为此少数军队，与艰窘财政，谁也不敢希望万一的成，功，兼之他又处处派人煽动，利诱势迫，云南将军唐公袁废，封侯之外，并使外国领事以重金封王为饵，部下都已封为男爵，浅识的人，自然心已他属，这个时候唐公苟为个人计算，与其捨现有的富贵，而去犯万险，赌生命，以求不可必得的正义，曷若泰然安处，更得到王位和重金，纵或有人叱骂，亦可推委说，大势已成，莫可奈何。殊不知唐公毅然决然不顾一切利害，用铁肩担起国家的重大责任，领导群伦，趋向正义光明的前途，这实在令人敬佩。但那时候，也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不能不令唐公奋发，就是孙总理的主义，已深入云南的人心。

故所以一听见筹安会起，就全省骚然，背街小巷，公然叱骂袁贼，于是浸染及于军队中的中级干部，他们都是云南讲武学生，曾经受过严格的革命训练，且曾经反正、援川、援黔各种战役的，他们的教职员都是总理同盟会的忠实信徒，总理精神已能贯彻到一兵一卒，试问他们遇着这种大盗移国的事情，又岂能默尔而息。

那时我在闲居，受着这些鼓盪，只好天天向唐公陈说，请他决心讨袁，从速整备，以待时机。实则唐公早已下定决心反对帝制，遂召集秘密会议，在坐者有唐夔庶、邓和卿、杨映波等诸位先生，议决云南举义时机有三：

- 一、邻省或中部各省，有一省可以响应时；
- 二、海外华侨或同志能接济款项及军械时；
- 三、设上两项均不可得，至时机紧迫时，云南亦当首先发难，宣布举义。

以上三项原则，前两项请在外同志来滇磋商，时李公协和先生在香港，乃使人往候，遂与方韵松俱来。请唐公会议于我的私宅，李、方二先生，指陈二三原则，有极明晰之解释，同唐公意旨不谋而合。未几，熊锦帆先生等亦接踵而来，来者愈多，义迹愈显，双方之紧张程度愈增，势已不可再缓，乃于十二月二十日，电劝袁氏取消帝制，并惩办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国人，限二十四小时答覆，逾期不覆，二十五日宣布云南独立讨伐袁氏，而云南之义声，直冲霄汉矣。

方蔡公之间关走日本也，尚以云南未必能举义，姑到越南试探，帝制派蒙自道尹周沅，与阿迷州知事张一鵬等，闻其将入滇境，正拟捕送北京报功，唐公知之，即派唐夔庶先生亲往河内迎护，帝制派不得逞，遂亦弃职潜逃。蔡公首谓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而民众之澎湃，更为难得云。是时军

事计划虽有密商，而军事首脑部之组织尚各有争执，仍惟取决于将领大会，结果议设元帅府，统筹一切者，仅戴循若先生一人，少数，议置都督府，及编组一、二、三军，以备各省义军之加入者，李协和先生，赵又新、方韵松先生及我等三四人，占多数，通过。又军队命名及组织，定名为护国军，虽有推蔽，终无异议，编组，先就全省军队编为三军，每军三梯团，各种兵附之通过。第一军长推蔡松坡先生担任，第二军李公协和任之，第三军唐公自兼。各军任务，第一军略定四川，尽先出发，第二军两广，第三军中路，由黔入湘，共同会师武汉。至于黔事，由滇补助机关枪大炮多门，戴循若先生负责，促刘如周先生早定大计，一致讨袁。迅速出兵重庆，又恐戴公缺少军事学识，以殷叔桓先生同行，议既定，遂各分头进行，继又感觉游击与宣传之必要，命我新组一挺进军，部两纵队，直属于云南都督府，目的牵制在北方诸省之行动，当时因受财政物质之种种牵制，动员尚觉迟缓。所幸川军仅只守边，北军运输困难，然已失去控制渝峡之机会，虽得川军刘师长积之归附，先头突攻泸州失利，两军遂对峙于泸纳之间，继叙府方面得冯公焕章之默契，可以抽调多兵加入，终以众寡悬殊未能进展，敌方苦战者，曹錕、张敬尧之师，尚有李长泰之一师，完全驻合江，按兵不动，据闻屡请袭蔡公之后方永宁，而未得许者。盖袁氏战略川方为守，广方为攻，以龙济光兄弟作滇人制滇之谋，当时有力军队皆开拔在外，省内异常空虚，龙氏之子龙体乾已联合迤南蒙、个一带土匪，蠢动在即，会理江防又处处告警，广西陆公荣廷，既有接洽，但只见龙觐光之数万众，节节进攻。第二军李公所统之第一梯团，被围于皈朝者七日。第三军援军赵毓衡所部，尚道远而难致，乃星夜赶挺进军由黔边入桂，直袭百色之龙窝，途中已知龙军别动队数千人，才过前站八达

河而入邕南，亦放过不追，迳趋桂境，一击而攻桂之守兵，再进而与龙部扫数来抗之兵遭遇于广南，激战一昼夜，拂晓破之，逼近百色城，龙觀光前来纳降，前线李文富等缴械，广西独立。第二军团以沿珠江而下，进攻广东，数月之间，川、湘、陕、浙等省，先后独立，响应我军，护国军之声威大振，袁氏知大势已去，乃于五年（1916）三月下令取消帝制，随即暴卒。副总统黎公依约法继任大总统，共和于是重光，我所知者只此。

至于贵州刘汝周、戴循若、王电伦诸位先生之义举与战况，及吕天民、李印泉、梁卓如、李伯英诸先生等，仗义与奔走，两广都司令部之情形，湖南程颂云、陈伟丞先生之工作，均有各方面记载，不敢论列，所以说凡一大事之成功，其远因、近因，有名、无名，一方面、多方面，良缘凑合，始克有济，何为因？总理之主义是也。有名英雄，无名英雄，举国上下，敌忾同仇，才能有那一次云南举义的成功，不过以贫瘠多难之云南，作各位同志共图救国的策源地，稍微觉得不称，然云南人士以为大义所在，不顾一切，今日回溯往事，壮士金钱，消耗至鉅，多年不得恢复，无不黯然神伤，慨然欲涕，所幸二十年来多蒙国家人民，热情纪念，慰既往以励将来，此何等庄严隆重之庆典，我路过此地（南京），得逢佳日参与盛会，荣幸何如，然因之更有所感触，斯何时乎，非内忧外患，迫于眉睫之时乎，盗国与亡国比较，祸害相较极远，甚盼望鼓当日护国之精神，作团结勇迈之奋斗，将来国家复兴，播国威于四方，重纪念复兴之日，必更万万倍热烈于今日也，不胜馨香企祷之至。

天民回顧錄

呂志伊遺稿

孫總理在日本改組中華革命黨時，總理即囑居覺生（居正）函余赴日工作，余以總理所命自不敢辭，惟日本袁派偵探極多，若赴日恐惹袁注意，以後不便在內地工作，滇、川、黔三省，本黨忠實同志極多，且屬邊遠，袁之勢力不及，尚易着手，擬前往活動，請將此意轉呈總理。覺生即據情轉呈，總理深為嘉許，即派余赴雲南工作。余乃函羅鎔軒、庾澤溥、趙直齋，謂雲南每年洋紗輸入，漏卮甚鉅，擬回滇創辦紡紗廠以塞漏卮，乞其向當道先容。趙直齋復函云：“已代達唐蔭庠將軍，甚表歡迎，並愿聘為高等政治顧問。”此民國三年（1914）冬月事也。

時庾澤溥之弟晉侯在滬，余乃日央其陪同參觀上海各紡紗廠，于四年春，偕晉侯同行回滇，至海防，晉侯先行。余后二日始行，抵省之夜，甫入旅館，警察廳即來傳，拘于候審室內，對於身體檢查極嚴，少頃，並將余之行李亦严密檢查，忽檢一公文，為南京臨時政府司法次長之委任狀，檢查者為司法科長寇某，即執為證據。余即斥之曰：“汝為民國官吏，可知民國之來歷，若無南京之臨時政府，焉有今日之民國，子為警廳司法科長，而對於司法次長竟敢如此無禮”。寇乃改容相謝，即另將余改拘于优待室，警衛已另眼看待。時已午夜，余因受此刺激，夜不成寐，乃写信致鄧和卿、楊映波、羅鎔軒

等，邓得讯即往见唐葵蓂，唐约偕余前往，邓等即偕余至五华山相见，唐见面即云，“奉统率办事处电、有乱党李根源、吕志伊等回滇，煽惑军队，希严密注意查拿”等语。军署并未发表此电，如系军署所为，当然为宪兵司令部，今系警察厅，可知为巡按使署之公文。时警察厅长唐葵蓂亦在座，唐复为舍弟近因葬先母事亦未至厅，余略道款曲即辞出。至黄玉田处，邓和卿即派勤务兵三人至警厅将行李仍迁至旅馆内，后数日唐同邓和卿言：须余自首，始能回覆统率办事处。余谓：“革命不成功则成仁，决不能自首，以丧失余之人格，今冀公如念旧情，则送余出安南，否则听其所之。”唐乃覆统率办事处电云：“李根源并未回滇，仅吕志伊一人，系回滇经商，经详细检查其行李，并无行迹可疑之处，并经滇中军政界多人，担保其无秘密行动。”等语，统率办事处覆电云：“严密监视。”因之，时有侦探随余之侧，余乃自请派邓和卿监视，即移至邓宅中居住，出外则与邓同行，因之得避侦探耳目，时至罗谔轩、赵直斋、李守庄等处，密商倒袁之策，未几，帝制问题发生，而余之运动已成熟。

时滇中反对帝制最激烈者，上级军官则为罗谔轩、赵又新、黄斐章、叶香石、张开儒、邓和卿、杨映波等，中级军官则为杜韩甫、马幼伯、李文汉、李植生、田钟谷等，中下级军官，曾秘密在余处开会数次，决定四项办法：

- 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
- 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
- 三、如中立则将彼送往安南；
- 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

惟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唐一日囑赵直斋约余前往磋商，谓反对帝制，早具决

心，以云南仅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军十分之一，宜联络各省多有响应者，始不至失败。欲余往各省担任联络工作，余慨然应允。唐即送余旅费两千元。余启行之前一，正值滇国民大会投票赞成帝制之日，盖唐表面上不能不敷衍袁氏也。

余抵香港，钮悌生、李协和、栢烈武、林虎、熊克武、方声涛、程颂云、程强、李印泉等皆在香港，余道达云南内情，皆为欣慰。余并具情报告总理，并悉总理已派钮悌生、林隐青担任运动广西，叶夏声、明绍楨赴广东运动，居觉生在鲁运动，于右任在秦运动，陈英士在上海运动，广西陆荣廷有其心腹曾彦在香港表示，略云广西之精锐部队，俱被龙济光调往广东，广西实力甚微，云南起义可望响应。贵州方面，邓和卿、杨映波已先与王文华、熊其勋、吴传声等联络。余乃与李协和、熊锦帆、方声涛同行返滇，将起程，闻张木辛言，蔡松坡已动身，与王伯群、戴戡、殷叔桓偕往。余至老街，遇唐夔虞出关来迎李协和入滇，余告以在外接洽之情形，适河口督办署，复接袁政府捕缉余之电，余以袁重视余，恐前往反致债事，乃仍出外接洽，李协和等则易服与夔虞入滇。

杜韩甫事略

吕志伊遗稿

杜君韩甫，原名钟琦，字韩甫，后以字行，云南峨峨县人，岁丙午（1906）留学日京东斌学校，与先烈黄毓英同学，友善，由黄介绍，志伊主盟，入中国同盟会，颇努力宣传党义，并介绍同志加盟。

戊申（1908）夏，云南河口举义，电达日京，志伊与杨振鸿、赵伸等，发起云南独立会，为义军声援，一时人心振奋，到会者万余人，捐款达数千元。由会派杜韩甫、杨振鸿、黄毓英等三十余人，回国参加革命，行抵海防，河口义军已失败，韩甫与振鸿、毓英及居正、喻培棣等同赴新嘉坡谒见孙总理，商定密入滇西，进行革命计划，并提议创办光华日报于槟榔屿，以宣传党义，后因缅甸与滇接壤，交通较便，改设于仰光，由居正、杨振鸿任编辑，韩甫与毓英、培棣等，则由缅甸入滇西，运动军队，联络会党。

冬，清两宫死，杨振鸿急电日京，约志伊至仰，与居正任报务，振鸿即先行入滇，与韩甫筹备在永昌（今保山）发难，届期因何畏误事失败。振鸿愤极，瘁毒骤发，适侦探踵至，韩甫与毓英等，扶振鸿冒风雨行，振鸿病不支，竟呕血死。殓埋毕，韩甫等即星夜走避于干崖（今盈江）。

己酉（1909）春，志伊与居正、陈仲赫拟同入滇参加，行至瓦城，接韩甫等函，始知永昌事已失败，杨振鸿殉国。居正力

劝志伊返仰主报务，而与陈仲赫入滇筹善后，抵干崖，见韩甫与毓英、培棣均染瘴毒，无良医药，约同赴仰就医。病愈，韩甫与毓英即密入滇西与张文光、马幼伯、吴品芳等仍继续进行，努力奋斗，不避艰险，不辞劳瘁，不惜牺牲一切，置家庭幸福、个人生命于度外，惟致力于革命工作，故不数年，滇西人士，受韩甫及诸同志人格之感化，主义之宣传，相率加盟者甚多，一般人民，亦均深表同情也。

庚戌（1910）冬，韩甫与诸同志已运动成熟，筹备就绪，并有侨緬滇商寸尊福愿助数万金为饷械费，韩甫赴仰报告，志伊即电约黄兴至仰，同赴皎墨，与尊福晤商，忽传英兵侵占片马事，又旅暹（泰国）同志运滇军械，被暹官吏扣留，因改前议，决仍依孙总理计划，集中全力举义于广州，而各省响应。志伊与黄兴赴港，韩甫偕何可夫入滇，与毓英等议，滇西事暂缓发动，交由张文光与当地同志，负责进行，韩甫与可夫、毓英、幼伯、品芳等，则密赴昆明，联合留日留越毕业回滇之同志，及讲武堂、体育专校之学生，亲入军队运动，密谋响应。

辛亥（1911）三月，广州事败，韩甫与诸同志慎密进行，勇毅奋斗。夏，罗佩金奉省令至沪购械，志伊与商定回滇进行计划，并密告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筹划长江各省革命实况，及四川铁路风潮起，鄂同志派居正至沪报告，决起义于武汉。诸同志推志伊赴港与黄兴密商大计，请求至鄂主持，志伊则回滇谋响应，议定。志伊即函达韩甫与黄毓英等，韩甫与诸同志均兴奋异常，积极进行，故武汉起义方兼旬，九月九日，滇省即光复。而张文光诸同志更先于九月六日，发难于腾永，其时大理驻军亦多同志，闻昆明光复，即通电响应。但与腾、永军消息隔阂，致生误会，几起冲突。志伊与蔡锷密商派李根源率师西巡，相机调处，并派韩甫与马幼伯先行，经榆至永，晓以大义，